



油畫組評審感言

● 王哲雄

如果教育部在眾多的公、私機構所承辦的琳琅滿目的美術競賽當中，再增添了一項「文藝創作獎」，相信一定有它「特殊」的設立緣由與宗旨。可是參賽者往往沒有留意到教育部的「苦心」，而和其他的競賽展覽「一視同仁」，把他們的作品「照送不誤」。

其實，「文藝創作獎」與另一個部辦的「全國美展」，絕對不是獎金數目和展覽競賽的名稱不同而已，真正的差異還是在給獎作品的性質。「文藝創作獎」從民國七十年開辦至今已經是第十七屆了，教育部長林清江先生在去年第十六屆的獲獎作品集序言中有一段話，正可以反應出「文藝創作獎」的精神：「處在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轉捩點上的中華民國文壇，如何傳承以往優良的文藝成果，捕捉屬於我們這塊土地靈魂的悸動，如何記錄這一代子民的喜怒哀樂，是從事文藝創作者當前所面臨最迫切的課程」。林部長繼續對該項獎賞所鼓舞的「創造力」和作品所呈現的「創意與才華」表示嘉許。是的，「文藝創作獎」的精神是站在文化總體傳承的視角，表現我們「這一代」全新的看法與觀念，並展露文藝創作者「無限的創造力」，所以作品的活力應該比較側重「新意的再創」，它的樣貌應該是比較「年輕」。然而，在評審的時候，我們就會發現，參賽者往往並沒有非常留意該競賽與一般美展之不同；說得明白一點，這個獎是要鼓勵具有原創性的時代風格的作品的推出，希望明年能看到更新的觀念和更有時代性的作品。

本屆創作獎油畫類的遴選，分初審幻燈片和複審原作二階段進行，從134位參賽者評定得獎者三名、佳作三名，每位參賽者作品的品質、「創作理念」和「繪畫原作」之間的表現契合度都是評審委員衡量評比的重點。

佳作之一的《十份舊夢》是林裕榮在「懷舊」情結下，以熟練明快的寫實技法，將鄰近九份的舊礦區，十份昔日產業道路兩旁之破舊房舍，利用明暗對比的視覺效果，銘刻出作者一股淡淡的寞落心愁。

佳作之二的《不和諧的樂章》，係林福全有感於千禧年世紀末的混雜脫序與焦慮不安，以東方女樂手拿著西方小提琴，不知她要拉出的音符是什麼，只見代表和平自由的白鴿卻在有限的室內空間竄飛，加上牆壁上小小的窗口彷彿牢房，這圖象基本上與白鴿的寓意是曖昧對制的，後現代文化特質溢於畫中。

佳作之三的《山地姊妹花》為陳文進相當有個性的一幅並不討好的作品，它的倔強有某種程度的墨西哥社會表現主義畫家歐洛滋柯（Clemente Orozco, 1883-1949）的風範，夠率性與夠原始，這類作品需要耐心的品味。

關於創作獎第三名的作品《我的手腳在哪裡？》，是只有二十二歲的國立台灣藝術學院的學生莊瑞賢所畫的。基本上，這是由九個正方形畫布構築而成的抽象化的具象作品，韻律感與色彩的光效讓整幅作品的統一性，不因九塊畫布的分割而稍受影響，作品有抽象表現主義的能量感和超現實主義的詭譎。

創作獎第二名的溫喬文，也是只有二十一歲的國立台灣藝術學院的學生。他以《文明的代價》獲該競賽的次獎。就「靜物畫」式的畫面結構與光線的營設，是件相當清新爽朗的作品，環保意識的立意也很有心，可惜的是圖像的意涵，與圖像的選擇不夠明晰與適當，要不

然作品的感染力會更強，效果會更好。

本屆創作獎的首獎是畢業於國立藝專（國立台灣藝術學院前身）的翁崇彬所獲得的，他的作品《追憶》，同屬世紀末「懷舊」的情節。前景桌面的玻璃瓶、古瓷器和古董椅，歲月留下的痕跡與質感表現得非常貼切，甚至連背景角色的素色布幔，摺處理得自然而有條理。如果要在好中求好，雞蛋裏挑骨頭的話，是布幔的明度要稍加降低，以免因為它的面積大而奪去前景古物的光彩。

在評完六件作品之後，仍舊要呼籲一下，希望明年參展者能注意到「文藝創作獎」的特殊精神，期望來年有煥然一新的作品問世。